

时文
精粹

SHIWEN
JINGCUI 04



一个人的 微战争

Yigeren De
Wei Zhanzheng

黄水成
著

乐嘉、孔庆东
张德芬、水木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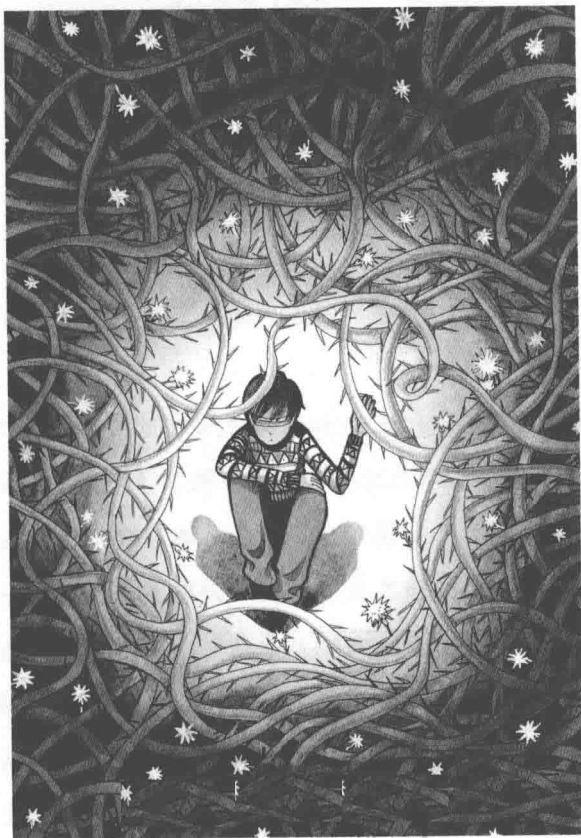
联袂推荐

 煤炭工业出版社

时文
精粹

SHIWEN
JINGCUI 04

黄水成 著



一个人的微战争

Yigeren De Wei Zhanzheng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的微战争 / 黄水成著.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时文精粹 / 陈勇, 吴军主编)

ISBN 978 - 7 - 5020 - 5239 - 3

I. ①一…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3744 号

一个人的微战争

著 者 黄水成
丛书主编 陈勇 吴军
责任编辑 马明仁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14 字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8090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人人都是一条洄游之鱼

黄水成

记忆是一条河流，我们是逆流而上的一条鱼，沿着这条记忆的河流，一路溯源而上，不断寻找生命的轨迹那深深浅浅的记忆！

十多年的部队生活是我一生难以掩藏的记忆，从一个山里娃到记者，这一切都离不开部队那段黄金岁月的熏陶。部队埋下的那段生命河流一直在血液中流淌，而我从部队回来十多年，却一直不敢洄游回去，我怕抵达那最柔软的记忆岸边，因那是心灵的一块圣地，不容轻启。前些年，有编辑老师建议我写些军旅生活的题材，我说：“我怕！”我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2014年元旦，杭州的战友来电话，我们再次聊起部队，过去的生活再次一一重现眼前，而且比任何一次回忆都更加具体，才明白我还没和部队有过真正的分开。人的记忆总是努力保存那些最深刻的东西，在梦中，在回忆中，一遍又一遍不断地梳理，精心而自觉地存贮。于是我决定动笔，把一直记在心灵深处的东西挖出来，梳理成册，才能放心地和过去有次真正的告别。

真到动笔时，才明白前些年为何而“怕”。它们就像沉在沙底的一根“乌木”，在我还没探清、没有能力挖掘它的时候，轻易下手必然带来恶果，我宁愿让它继续沉睡水底，让时间进一步剥蚀它，让自己拉

来更远的距离去审视它，让它粗糙的表里进一步在泥底溶解，让杂乱无章的部分成为泥土，只留下它精华的部分，然后等到自己也能拿出更好的片段时，再下手也不迟，现在写它正是时候。在写这部书稿时，我才明白了故事也需要沉淀，只有经过岁月淘洗而沉淀下来的故事，它才具有坚实的生命力，才经得起读者挑剔目光的拷问。

全书共精选41个篇目，我像一条洄游之鱼，重新回到部队，甚至回到童年那场梦境，触摸时间之壁上的青苔，寻找当年留下的足迹。我从童年的梦境说起，顺着时间的河流向前一路奔走，直到转业结束。我没有刻意地给它们分章节，因为时间就是最好的节点。这些长短不一的故事，深藏在我的记忆深处，我通过文学的笔法重新把它们呈现出来，从不同侧面入手，将部队的生活、学习、训练、前线演习等场景一一重现在读者面前，真实展现当代军人喜怒哀乐的内心情感，感受生命的尊严，书写人性的光辉，成为一个个可读可感的小故事与大家共享。从中，也让我深入思考军人、武器、战争这些人类永恒的话题。

2015年7月6日于平和

目录

Contents

梦	001	东头西头	129
王老虎的家书	009	纸条	134
我只是一只麻雀	013	给她留下半边脸	138
没有永远属于你	017	候机厅书店	141
七天	021	秦淮食杂店	144
连长别追我	030	士兵与名著	148
东场菜地	040	砸天	152
指尖上的情书	045	拖尾部	157
班长手中的铁勺	050	冒烟的炸弹	161
贵人	054	司机小李	166
陈发奇杀猪	059	一颗小石子的隐喻	170
追星	064	一兵一卒	173
扎我	068	一个人的微战争	179
包子	072	村花	184
无知的帮凶	075	女人是老虎	188
上帝的方程	078	不要飞得那么高	192
我只是路过	105	希希的革命年	195
楼下的哭声	110	心愿	199
谁在楼上敲地板	116	小池养不出大鱼	208
兄弟在等我	120	岁月奖章	211
他把爱情托付给我	125	后记	215



梦



叶非叶

人是悲剧的动物，我们总会回忆过去熟悉的生活，甚至沿着走过的路而不断回头寻找，像是一段落下的梦境。

我从小就是一个会做梦的小孩，我的眼前总有五光十色的梦，而且，总是在白日里有一幅幅景象从眼前闪过，我喜欢这样的白日梦。小时候的上学路上，家里到学校有三四里地走，总是落单的我，踢踢踏踏地走着。那时，我的头顶上总有一片云，云层上总有一支队伍，扛着枪，迈着齐刷刷的步伐，他们一直在云端上走。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我每天都望见这个方阵，每天都望见他们。后来，梦境有些新变化，我看见云端上那支队伍走远了，云上变成一片辽阔的草原，两条铁轨笔直地伸向无穷的远方，这个梦一直延续到小学毕业。但奇怪的是，梦境里从未有一列火车驰过，尽管我努力想象那长长的列车的样子，像童年的电影那样，停靠在他乡的某个小站上，月台上挤满了要去远方的人，但希望的梦境总是一片空荡荡，只有两条笔直伸向无尽远方的铁轨，穿越在无



限的原野之中，秋风扫过芦苇深处，一片芳草凄迷。在上学的路上，我还做过其他千奇百怪的梦，那些梦总是一闪而过，唯有这空旷的梦境旷日持久，就像一篇不可能结束的长篇小说。

后来，我为充实自己的梦境，有意识地转移了注意力，竟发现脚下也有无穷的梦境。你看，那只裹在地瓜叶里的菜青虫在冬眠中做着飞翔的梦，那坑浅水中千百只蝌蚪正在梦见春天的田野，那只头上盘旋的山鹰正在梦见前方的野兔，还有躺在路边浅睡的那只狗正流下涎水，它一定梦见主人屋檐下有一根猪骨头。那时的我，觉得世上一切都有自己的梦，甚至路边的每一片绿叶，它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梦，我开始留意它们的每一个细节。

这是一片枫叶，从春天看到冬天，我细细地观察了这片叶子的一生。从看它第一眼开始，我便认定它在做梦，它一直在做梦，在梦中偷偷纺织它的一生，从绿到红，是它一场跌宕起伏梦境的全过程。我发现从春天到秋天，一片叶子，它做梦也不会拒绝泥土传来的信息，叶子知道泥土心意，天空才是它的自由。于是，叶子在远离地面的枝干上的梦境里飞翔，它的梦境比一只小鸟掠过一座森林还要辽阔。

这片叶子，就在我上学路边的一棵枫树上，我每天都看它沉浸在自己的梦境里。它从光凸凸的枝干上吐出芽苞开始，我就认定芽苞里包裹着一个尘世之梦，不用猜测，它最终会一天天向我展开芽苞里的所有秘密。先是青黄之绿，随后不断加深，终成墨绿。但它不愿让人知道它的秘密，在它深度的梦境中有一场大雾，这场大雾是它最深的墨绿。颜色，它会欺骗你的视觉，让人看不清生命的变幻、蓬勃、绚烂与终结。

终于有了一场风的光临，一下打破了它长久被人窥视的尴尬，它借助风的翅膀让自己舞动起来，舞动在梦境的摇篮里。我眼前



一片迷乱，在一棵大树上，在风的抖动下，我看不清一片叶子的全部梦境。我只能从它的颜色变化，来窥探它生命的季节，以及一片叶子对脚下这片泥土的感情。

一叶知秋，那是诗人对季节表层感慨，因为诗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季节，或说是自己的生命季节，他并不关心这片叶子的本身。没有哪个诗人关心叶子飞向泥土以后的延续，那是以一场深度的冬眠去延续另一个季节的梦，诗人不会知道叶子可以在另一个彼岸到达自由的天空。

一叶知根，一叶知树，一叶知命，这些才是每片叶子所呈现梦境的全部秘密。一片叶子足够告诉你它脚下泥土肥厚贫瘠，或它的酸碱度。同时，它也道出一棵树本身的生命体征，饥饿、富足、干旱、沛泽，甚至于它的年轮和季节。就像一滴血足以道出生命基因的全部秘密，一片叶子也足以证明一棵树的盛衰，甚至千万年后也足以证明这片森林的存在。

只是，没有谁能看清一片叶子的全部梦境，它每天都有变化，一直在不断更新它的梦境，它的梦比天空更辽阔。你看，树上每一片叶子都在做梦，还有眼前这片森林。这个梦迷蒙着我整个童年，从春天到冬天，我不知道它的梦境里有没有尘土飞扬的汽车，有没有天上吐烟的飞机，有没有我从未见过的长长的列车。

长大后，我从闽南前往济南两千多公里的列车上，我看见窗外那些也爱做梦的绿叶，我想象它们的梦境肯定比飞机划过天空的长烟还长。

花非花

这丛长在池塘边的木槿花，小时候我并不知道它叫什么，它



其貌不扬，不高大，也不奇特，像一丛灌木，普通得容易被人忽略，只有花开的时候才能引人关注。它的花非常硕大，红白相间，像粉彩。这花开得安静，头天晚上还花苞待放，次日就一树芬芳了。这是木槿花最幸福的时刻，芬芳、艳丽，生命在此刻变得绚烂无比。这是它生命的一次大胆表白，花儿就是它的语言。

木槿花的语言，少有人懂，但村里的二妞听得懂，好像每个花瓣绽放时，她都能听到像月光落地“当”的一声，这时，花苞就真的弹开了，每一朵花儿都向月光倾诉了它的全部秘密。二妞总是静静地坐在池塘边，看着这一丛木槿花开：一朵，二朵，三朵，直到一树芬芳。

这是一朵花儿幸福的时刻，它像是盛装的新娘子，静静地坐在花床上，次日的朝霞中便会迎来很多的“客人”，蜜蜂、蝴蝶，这些都是前来贺喜的客人，一朵花儿就在这众多宾客的追捧中抵达幸福的彼岸。

一朵木槿花向二妞展现了它的幸福等待，但二妞知道这丛木槿花永远到达不了幸福的彼岸，它总是夭折在幸福的路上。队长说这是他家的花，花儿的幸福掌握在他手里。每次花儿一开，队长的孩子来得比朝霞还早，比蜜蜂、蝴蝶还准时。露水未稀，蜜蜂、蝴蝶的翅膀举不起来，等朝阳把它们翅膀晾干晒轻时，这些花儿早就被队长的孩子兴高采烈地采回家，成了盘中餐腹中食了。

队长是二妞的爹，摘花人是她八岁的弟弟，二妞和弟弟之间还隔着三个妹妹，大姐在她五岁那年被龙王叫走了，她家三代老大都以不同的方式夭折，她爹说这是命，所以二妞并没因大姐离去而升格叫大姐，“大”在她家是个凶数，相反“小”才是她家的吉数，她家三代生到老么才见男丁。弟弟也顺理成章被父母宠成了小霸王，小霸王喜欢吃木槿花煮粥，一切不可阻挡。



二妞阻挡不了弟弟摘花，但她坚持不吃木槿花，她总是夜里坐在池塘边看木槿花开，看得一个人发呆。以前村里的二顺也喜欢看木槿花开，后来，二顺走了，他乘着火车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一封信都要走上一个月的地方。二顺寄回了一张相片，他站在一棵胡杨树下站岗。从此，就剩下二妞一个看花人。

二妞只收过这一封信，她不知道那长满胡杨的地方是否有木槿花，她希望给他寄去一张木槿花的相片。二妞知道这愿望实现不了。一个大姑娘家，还要乘车到镇上请摄影师来，她拉不下这个脸。

两年后，二顺从那长满胡杨的地方回来了。他先是抱一台收音机围着村庄“广播”一圈，最后他的“广播”就消失在村庄的深夜里。二妞知道他在那个地方，但睡在下廊间的灯没熄灭，父亲的眼睛还牢牢盯着自家的大门。池塘边的木槿花或许听见了小窗内一声幽幽的叹息，如一阵微风摇醒池塘中那朵睡莲。五年间，二顺回乡探亲四次，每次二顺回来，下廊间的灯一宿都没熄灭。第四次回来，二顺手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响起“告别时刻”，他摘下一朵木槿花走了。

第五次回来，二顺已是一名边防干部，他手里没有那台收音机，他却领着一个城里姑娘回来，带着那姑娘“阿叔阿姨”地绕村庄走一圈。那一晚轮到二妞一人坐在池塘边赏花，一朵又一朵粉红的木槿花在月色下静静地绽放，她慢慢打开日记本，拿出那朵木槿花，一瓣一瓣地丢在池塘里，那是她对自己的一次祭奠。18岁那年，大队民兵打靶归来，二顺和二妞都受了组织表彰，他俩在镇上看《庐山恋》时，二妞悄悄地把英雄钢笔插到二顺上衣翻盖上；他们回村的那晚，二顺亲手摘了一朵娇艳的木槿花戴在二妞头上，它最后变成了二妞日记本上的标本，永不凋零。

那天深夜，二妞竟喝下两斤高粱酒，所幸村医把人救醒。从



此，二妞再也不来池塘边赏花，她的花已经谢了，她的心里已经没有花季。她娘悄悄地把那一百多封从胡杨故乡寄来的信都化成了灰，成了二妞永远的谜。从此，不管是木槿花还是芍药、牡丹、荷花、芙蓉花……这些大红大紫的花儿一夜间在二妞心里都凋谢了。

村里的金土也不懂花，更不赏花，但他一直在默默地浇花。那丛木槿花一直被他浇得特别旺。如今，二妞不来赏花，他就在池塘边种上刀豆、鲮鲮豆、葫芦、丝瓜这些四季瓜果，他的瓜架下瓜果累累。

每年二顺都带城里的姑娘回来探亲一次，二妞也能大方走上去去打声招呼，只有二顺看见她的脸上再也没有花儿的影子，写满了长长短短丝瓜、葫芦瓜的影子。花丛旁的瓜架下，金土汗如雨下。

二妞和二顺都是我的邻居。像是预言，看到他们，我似乎看到童年的梦境在提前预演。

无相之果

到军营一个月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片苹果园。

济南的春天可不像闽南，多是春寒料峭的时候，放眼望去，四周尽是一片灰灰的色调。梧桐树、落叶松还有杨树，这些原先我不认识的高大之树，它们的枝头上见不到一片翠绿的叶子，一排排直挺挺地立在马路的两旁。营区正中间还有一片园子，园子里有一片长得短矮的树丛，它们也见不到一片叶子，横枝丛生，和这些高大的越冬落叶乔木相比，简直称不上“树”这个称谓。这样说其实是我矫情，初来乍到，连它是什么都叫不上来，还妄加评论。仅仅因它没有高大的身段？或是习惯于仰视高大而忽略眼前或脚下？我的眼睛迷惑于有形的世界。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片短矮园子是苹果园时，证实了我先前的无知判断。

在季节的感召下，园子里的苹果树开始吐新芽，再过些日子，它们就开满了粉红还有粉白的花儿，满园春色，一改先前颓败景象。很快，这些花儿就在枝头上变成一颗颗小青果，从小指头般大小开始，到无名指、中指、拇指般大小，它每天都在变化，一颗果实形象地展示了生长的过程。

“向右看齐，向前看，正步——走——”

齐步、正步、跑步是新兵必训的重点课目，我们每天都在苹果园边的马路上训练这三大步伐，最累的是正步，一个踢腿的静止动作要保持几分钟，这个动作还要练习很多天。刚到部队时我特别想不通，不就是走路吗？干吗还要这么多规矩，我看不出它和打仗有任何联系。一点都不像村里二顺哥说的那样——端起枪，我为祖国去站岗。入伍一个月，连枪影子都没见着。每天不是齐步就是正步，要么是跑步，这三个课目挨个儿来，没个完。最难的是，从迈腿到摆臂，每一个动作都有统一的尺寸。把上百支胳膊都摆成一条线，把上百条腿踢成一个平面，整齐有了几何般的庄严感。从电视上看阅兵，齐刷刷的方阵走过天安门，气势豪迈，好看。没当过兵的人无法想象，那每一个动作背后是千锤百炼练出来的。单齐步的摆臂动作我们练了一个多星期，正步仅踢腿动作我们练了半个月；而参加国庆阅兵的方阵，他们至少要训练半年，甚至一年以上，越简单就越是艰辛，这简单是一种被忽略的繁复。人是最智慧的生物，却是最容不得单一的重复。人的本能在排斥这种简单的重复。然而，部队需要这种重复，需要这样百炼成钢，铸成一个摧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长城。

当我们完成这三大步伐训练已经三个月过去了，园子里的苹

果已长到李子般大小。沿路边长出铁丝网的青苹果都有私下的归属，早先还只有一颗小纽扣般大时，就被大家悄悄刻上字。很多人都刻上自己姓或名里的一个字，还有刻上女朋友的名字。刚刻上的字只有五号字般大，不细看是发现不了的，现在是一号字那般大了，一目了然在眼前。我也在第十三根水泥桩旁那棵苹果树的一个小苹果上刻了一个“梦”字，用细铁丝轻轻划下的，现在这个“梦”字一再被放大，而且还将继续放大，但我还不能分辨，放大后的梦是近了，还是远了。

这个“梦”字是我的秘密，它是我的全部心思，像童年头顶的那朵云，总在前方，总在高处，看得见，却遥不可及。我也想和二顺哥一样，端着枪，站在一棵胡杨树下站岗，进而成长为一名可以带兵打仗的连长、营长，甚至将军。但眼前没有一棵胡杨，每天都是齐步、正步、跑步，叠豆腐块被子，喊一、二、三、四的口号，我看不到齐步、正步、跑步、叠豆腐块被子以及一、二、三、四的口号和当连长、营长，甚至将军之间的联系，我感到那朵云越飘越远。

这个被做了记号的苹果一天天长大，我寄在苹果上的“梦”，像被虫咬留下的斑纹一样越来越模糊，它最终只留下恶作剧的斑纹，它不再是一个清晰的“梦”。这个被恶作剧的苹果形象地向我展示梦的膨胀到虚幻过程，看来梦是不容说破的。梦不是沿路捡拾的中奖彩票，梦是一生的旅程，看着那个一天天长大的苹果，我想起僧人手中的那串念珠，摆臂、踢腿，这些都是抵达梦境的基本修行，越简单越繁复，就越考验一个人的品行。看着这个苹果，我渐渐了解了梦的成长方式，漫长而幽远。一颗心从此而笃定，童年的梦才开始落地、发芽！

2014-10-07 于平和小溪



王老虎的家书



刚到济南新兵连的第一个周末，连队挤出半天宝贵时间让大家自由活动。意思是让大家洗衣服，上服务社买生活必需品，当然还可以写信什么的。那时一个宿舍四个铁架床，上下八铺，住着河南、山东、江苏和我们福建八位新兵。听到值班队长哨声通知后，我发现寝室一下安静下来，没有欢呼，没有叹气，八个人各自坐在床头上，拿出信纸和笔，以豆腐块形的被子为桌，盘腿坐在床上，开始写信。可能有女朋友的小伙会先写情书，他认为情书更重要；像我没有女朋友的就写家书。

这一周太漫长，大家都头遭出远门，还被关在连撒尿都要打声报告的军营里，这恐怕比小孩断奶还难受。只有到部队才知道家的好，十八九岁正是锋芒最露的年龄，随时随地可以给人脸色，每个人都自由、独立。一到部队就全变了，每个人都不可能是独立的个体，都只是队列中的一个数字，像队列报数：1、2、3、4、5、6、7……每个人都只是操场上的一个点，他不能独立成行，更不能成方。行进有路线，队列有口号，吃饭还有歌声；迈同一条腿，摆同一只手；穿一样的服装，扎一样的腰带；铺一色白床单，叠同一个方形的被子，睡一样的铁床。吃一样的白米饭，啃一样

的馒头，喝一样的小米粥。哨声一响，向同一个方向集中，站成一条直线，迈一样宽的步伐，每一个点都连着一整块神经。

部队就像栽树，从不同林中集中来不同的苗木，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按统一尺寸裁剪，重新栽成一片森林，并时时修剪它们。部队就是要把不同的螺丝硬拧到同一台机器上，变成铁板一块，变成铜墙铁壁；就是把不同材质放在同一个炉里炼出同一块铁，早已没有你我他了。这等于一次重塑，每个人都必须承受这重塑之痛。这种痛在紧张的训练中无暇抚摸，现在有时间了，大家都需要通过信笺打开一个缺口，把伤痛的脓汁导流出来。于是，一听到自由活动哨声，大家纷纷在信纸上抚摸自己的伤口。被堵一周了，一打开，一下泛滥。最先啜泣的是我下铺河南兄弟张宇宙，这家伙貌似高大，其实内心最脆弱。他还是父母一路送到部队来，父母离队那天就哭得死去活来。我朝下铺看他一眼，只见他眼泪像串线的屋檐水，一下把信纸给淹了。

悲伤会传染，河南、山东、江苏和我这个福建兵都哭了。

那时通信不发达，没有长途电话，没有手机，更没有发达的网络QQ。我们都离家很远，哭声传不到家乡亲人的耳朵里。只有把哭声落在信纸上，再由邮递员一路小心输送，才会到达几千公里外的家乡，到达父母的手里。其他兄弟的哭我说不清，我只知道自己为啥要哭，因我有很多话要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虽然以前上学不认真，但从小学到初中，咱也识了不少字，这些字如今不知跑到哪儿玩去了。我无法约束它们，让它们听我指挥，各自排列成行、成方，很快变成一个方阵，站在我信纸的每个空格上。看来是我自己失职，没有把老师给我的那些文字经过严格训练，未曾严格管教它们，以致它们一个个都成了散兵游勇，在脑海中满山放羊，甚至和我捉迷藏，到要集中它们时，我一个也召唤不回来。



我想起这一周来的感受，从闽南那偏僻小山沟，乘着解放牌汽车到县城武装部集合，之后我就陷入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包围圈中。长大后头回走出县界，到漳州火车站广场集合时，全市三百多人坐在广场等车。记得那年3月的阳光很扎眼，一晃，我顿时觉得头晕目眩的。进站第一次看见火车，这长长的巨兽，开起来却非常平稳，带上我一路北上。我感觉火车速度比汽车快，它太快了，连沿途的小花小草都没看清。路边排列有序的绿化树好像沿途在向列车招手，向我们招手，但我一个都没看清。我坐在车厢靠窗的地方静静地发着低烧，连同村三位一块儿入伍的同学都不知道。他们在同一节车厢与其他老乡战友聊天打牌，闹得火热。伟奇与志海是我们班长得最壮实的，他们胃口好，一上车就买烧鸡吃。车上一只烧鸡6块钱，他们口袋少说也有三五百块钱，够他俩把烧鸡从闽南一路吃到济南。

出发时我也有三五百元，那些都是亲朋好友给我的。父亲送我上车时，我看他佝偻的背，想到刚摔断腿不能来送行的母亲，就把口袋的钱几乎都给了父亲，只留80元。武装部的人说：当兵不用带钱，到县城集中，从牙刷、挎包再到面包，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发，到部队后还有每月18元津贴。出发到集镇买块手表后，口袋还剩36元，够买六只烧鸡。我怀疑那酱色的烧鸡不好吃。

我怀疑眼泪是否有欺骗性。在县城武装部集中出发前，我们这批前往济南的共有76人，加上前来送行的亲友有两三百人，哭成一片。伟奇和志海乡下出发时就哭得一塌糊涂，那时我没哭，见父亲消失在视线外时心很酸，眼圈红了一下；在县城看他们哭，我把脸别过去不看他们，不哭；后来欢送的锣鼓声一响，这群体的哭声，像那送别的鞭炮，一下全炸开了，声音超过了锣鼓声，压过了鞭炮声，我依然没哭。只是后来上车后，我发现大哥在车窗外很凄惶，

